

合作社的孩子

周 熙 著

上 海 出 版 公 司

合作社的孩子

周 熙 著

上海出版公司

編號：128

合作社的孩子

類別：文學藝術

著 者 周 熙

出 版 者 上 海 出 版 公 司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叁肆號
地址：上海市南京東路 153 號 1D 室

排 印 者 毅 華 印 刷 所

地址：上海市海寧路 697 號

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定價：人民幣三角

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

字數：46,000 印數：1—10,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開本：787 耗×1092 耗 1/32

印張：3-1/8

本書提要

本書收的四篇小說，都是寫江蘇農村的。

『彎路』是寫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農村幹部和復員軍人老吳，由於片面的狂熱性，沒有正確地貫徹黨的政策，盲目搞公共財產，因而給互助組帶來很大的危害。這雖然是昨天的事情，但對目前正在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，仍有現實意義的。

『合作社的孩子』是寫一個孤兒，在舊社會裏得不到同情與溫暖，但在合作社這個集體勞動的生活裏，完全改變了他的遭際，小說裏表現了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和孩子的美麗的願望和理想。

『選舉』是寫全國進行普選的大運動中，一個在舊社會被壓迫的婦女，如何以主人公的姿態出現，認真地執行了她選舉的權利。

『金玉娥』是寫一個青年婦女參加勞動的故事。她勇敢地打破了那個地區『婦女不能下田插秧』的封建傳統，帶動婦女下田，從而完成了互助組的生產計劃。

目次

彎路·····	一
合作社的孩子·····	四四
選舉·····	七〇
金玉娥·····	八二

彎路

一九五一年的冬天，區裏派我到小李村去組織互助組。

自從我離開學校參加革命的時候起，就一直在農村工作，算起來，已有兩年了。對農村工作，我有了濃厚的興趣，並且決心長期做下去，一直到社會主義社會。我是多麼渴望着在新中國的農村裏，能迅速地建立起集體農莊啊！所以區裏那時派我去搞互助合作運動，我真是興奮極了！

小李村是靠近長江的一個小村子。零零落落的散着四十幾戶人家。我到了那裏之後，便找到村農會主任老吳。他是個高大粗壯的漢子，有着一頭鋼針也似的頭髮，又粗又硬；兩道濃眉的下邊，是一雙暴出的像金魚似的眼珠。一看便知道他是個脾氣暴躁、個性倔強的人。當他知道我的來意之後，便把蒲扇大的巴掌一拍，用宏亮的聲音高興地對我說：『好得很，就搞起來吧！在縣裏我也聽過幾次報告

呢！』

老吳的腿有些不得勁，走起路來，稍爲有點瀟。向別人一打聽，才知道他是個復員軍人。一九四八年在張埠，他的腿受了兩處傷。一九五〇年復員到地方。同在軍隊裏一樣，在土地改革的時候，他還是個衝鋒陷陣的好漢。從那時起，他就是小李村的農會主任。

聽說要組織互助組，農民們好像很有興趣，尤其是貧僱農。有幾戶缺牛少農具的人家，馬上響應了號召。村民兵隊長顧小來，是個貧農，年輕力壯。他就攬着牽頭，大聲叫着說：『組織起來吧，幾把鋤頭就能抵得上一條牛！』但是有一部分人呢，聽說要他們參加互助組，却又遲遲疑疑，尤其是有牛、有勞動力的人家。他們怕吃虧，不相信互助組能給他們好處，所以在等待着，觀望着。

我聽到有幾個農民不止一次的向老吳打聽：『李廣餘入組了嗎？』老吳把手一揮，硬梆梆的回答他們：『各管各，你們管他呢！』

有一次，我向老吳打聽李廣餘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他不感興趣地說：『那是個木頭人！一天難得跟人說兩句話，難怪你不認得他。』

慢慢地我明白了。村裏的人打聽李廣餘入組了沒有，原來是要看看李廣餘對互助組的態度。

李廣餘是村裏的生產能手，有豐富的農事經驗，在村裏頗能得到一部分人的信賴。比如說吧：春天，李廣餘泡種了，村裏就有人說：『李廣餘泡種啦，我們也泡吧。』如果看到李廣餘在收拾黃藤種呢，立刻又有人說了：『李廣餘在收拾黃藤種呢，想必今年宜黃藤。』現在，對參加互助組的事情，不用說，他們也要看看李廣餘的態度。

於是我便注意到李廣餘這個人。

李廣餘的個子很高。從他滿佈皺紋的臉上看去，總在六十以上，但是從他挑着一担糧食的功架看去，却不亞似一個壯年漢子，步履很健。在一抹淡淡的眉毛下邊，是一對終年有點發紅的眼睛，不時深沉地轉動着，就像他老是在考慮着什麼事情一樣。

其實他今年才五十七歲，中農成分。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剛過門不久的媳婦。現在種着一畝四分旱地，五畝二分水田。有一條肥實的牯牛。日子嘛，過得還算不

錯。

李廣餘對互助組的態度曖昧，不表示贊成，也不表示反對。村農會主任老吳跟他談過幾次，回來後，總是對我把手一揮，焦躁地罵一聲：『木頭人！』

我想，大概是老吳的話說得不透徹，我決心親自去動員他。因為村子裏有一部分農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李廣餘，爭取了他，就能爭取更多的人。

李廣餘的屋子在村東頭。我去訪問他的那天，他正在朝南的牆根下劈柴。只見他家屋頂上新鋪的稻草，在陽光下熠熠發光，顯然是剛整修不久。門前的場邊上，拴着一條破耳朵的牯牛，真像老吳說的，餵得連骨頭也摸不到。一隻色彩鮮豔的大雄雞，高傲地在一羣母雞當中昂首闊步，間或揚起頭高叫一聲。李廣餘穿着一件黑色的短棉襖，沒有扣扣子，用一根腰帶繫着。一塊很結實的樹根，他三斧兩斧就把它劈開了。我不禁暗暗地誇了聲『好氣力！』

李廣餘見我來了，並不說話，毫無表情地對我點點頭，算是招呼，然後又低下頭去劈柴。好像在他的旁邊，並沒有站着一個人似的。

『你忙啊？』我搭訕着說。蹲在他的旁邊。

『沒事！』他簡短地回答我，照舊劈他的柴，並沒有抬起頭來。

他說話很少，而且說得很簡短，就像他每說一句話，要化多少本錢似的。最後，我同他談起互助組，問他互助組好不好？他暫時停下手，對我瞥了一眼，像沒聽懂我的話，重覆着：『互助組？』我點點頭，耐心地等待他的下文。他的眼睛又回到面前的那塊樹根上去了。停了半響，才用一種低啞的像是傷風的聲音說：『還不會互呢，哪個曉得好不好？』說罷之後，朝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揮起斧頭，對準樹根，『噤！』的一聲砍下去。

我竭力想把他的話頭引起來，可是真難啊。就像一堆潮濕的樹枝，光冒煙不發火。說它熄了，却有火星；說它有火呢，却又燒不旺。他用『嗯，』『啊，』來回答我的話，分明是在應付我。我心裏雖然感到幾分焦躁，但還是耐心地、甚至勉強裝出笑容來問他：『老李，這兩天談的組織互助組的道理你懂不懂？』

他先是用有點發紅的眼睛木木地看着我，然後又把頭點了兩點，意思說：『懂。』這使我很高興，我把身子向他跟前湊了湊，緊接着問：『既然懂，你說說互助組怎麼樣？』

他把斧頭小心地放在地上——小心得那麼過火，就像地上的泥土會碰壞他的斧頭似的。他把身子坐直了一下，樣子像要開始一場很長的談話。『道理嘛，是不錯。』他慢吞吞地說。眼睛仍不看我，却看着晴朗的天空。那裏，正飄浮着幾片白雲，幾隻不知名的小鳥，在碧藍的晴空，箭也似的穿來穿去，我耐心地等待着他的下文，然而他的嘴却緊緊地閉上了。好像說：『完了，這就是我的話。』

忽然，在我們旁邊，『咚！』響了一聲。場上的鷄，驚得咯咯地叫起來。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他過門不久的兒媳，挑着一副空桶回來，在家門口放桶的時候，沒有留神，後邊的一隻桶滑掉了。我看到這一聲響動，使李廣餘的身子一震，就好像那隻桶不是落在地上而是打在他的頭上一樣，臉一下子變得陰暗起來。他的兒媳大概知道在他爹面前犯了嚴重的錯誤，只見她臉一紅，趕緊低下頭把桶扶起來，放在一邊，急急地進屋去了。這裏，李廣餘便站起身，向門口走去。他拿起桶，上上下下，裏裏外外的察看着，是不是碰壞了什麼地方？桶上新油過的桐油，是不是碰掉了？等到他確認為那隻桶並沒有什麼損傷的時候，這才輕輕地把桶翻轉來，桶底朝天，扣在地上。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年青人，不曉得世道艱難。給他們用，起碼要少

用五年！』

總之，我那次和他的談話是失敗了。

李廣餘的勤勞刻苦，在村子裏是有名的。莊稼活上，一點也不肯馬虎。就像他現在這把子年紀，成天還是手脚不開。天不亮就爬起來，走遍方圓五里以內的地方去拾糞。像這幾天，田裏沒有什麼活了，家家都等着過年的時候，他還要砍柴去賣；再不然，就在家裏收拾犁耙，——他的農具總是收拾得停停當當的放在一邊。他在村里從不多管閑事，終年埋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，一心一意地盤算着如何把他的家更加興旺富裕起來。

『李廣餘走的是老路！』有一天，我和老吳閒談時這樣說。

『老路？』老吳重覆着，像不十分懂得『老路』的意思。

『是的，老路，』我解釋說。『那是富農的路。組織起來才是新路。』

他聽說李廣餘走的是富農的路，便圓睜着兩眼，一拍腿站起來，用高亢的嗓音叫着說：『那不行，要把他的那條路堵死！讓我去跟他談談！』

在路上，老吳還獨自嘟囔着：『這班中農真該死！我們打仗流血，門倒了地主，而今一翻臉不認人了，連政府的號召都不響應！有這班人，我們就不能到社會主義，非把他打通不可！』

這次去，老吳顯然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成不成，就在這一次了。

在李廣餘家門口，老吳指着拴在場邊的那條大牯牛對我說：『這傢伙一天能耕三四畝，有勁！』

李廣餘正在家裏收拾木犁。見我們去了，暫時停止了一下。

老吳爽朗地招呼說：『李大爺，我們談談吧。』

李廣餘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把屁股底下的一張小板凳抽出來遞給我，他自己坐在木犁上，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們。好像說：『有什麼話你們說吧。』

老吳一屁股坐在門檻上，他說話不拐彎子，劈頭就提出互助組的問題，勸他參加互助組。我在一旁，免不得又把互助組、組織起來的大道理說了一遍。他照例一句話也不說。我們把話都說完了，覺得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了，便停下來等候他的答覆。好容易才聽到他從喉嚨裏咕嚕了一句：『社會主義？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活到

那天呢！』

『哪裏的話，你老人家健壯得很，保險你能看到。』我笑着鼓勵他，來增加他的信念。

老吳也從門檻上站起來，眼睛裏閃着興奮的光，對他說：『你曉得吧，李大爺，社會主義的日子簡直是天堂，你再也想不到有多好！眼下你要不參加互助組，怎能到那個天堂呢？你想想看，到底入不入？』

李廣餘頭低着，一面不經心地剝他手上的老皮。我們在凝神等候他的答覆。最後，他終於開口了，照例是低啞的聲音：『等等再說。』於是，緊閉着嘴，一句話也不說了。他的嘴閉得那樣緊，使人不禁聯想到即使使用鐵棍撬也撬不開。而且，他又低頭進行修木犁的工作了。

老吳看看我，我看看老吳，我們都感到束手無策。我想：這次又失敗了！

老吳拿出煙來狠狠地吸了幾口，忽然，他焦躁地用手抹了一下臉，睜着兩顆暴凸的眼珠，粗聲粗氣地問李廣餘，就像用刀架在對方的額子上，立刻等待他的回答：『你相信不相信共產黨？』

起先，李廣餘愣了一下，驚愕地抬起他枯板的臉，接着便喃喃地說：『這是什麼話？』

『相信共產黨，就要走新路，走社會主義的路；要不，你就走你的老路！』

『什麼新路老路？』他眨巴着眼睛莫明其妙地問。

『老路是富農的路，新路就是毛主席的路。你說吧，你到底要走哪一條？』

李廣餘頹然地坐在木犂上，低着頭不說話。

『不要忘記，土地改革你還是進地戶！』老吳走到他跟前繼續說。『是那個給你的？是共產黨，是毛主席！你想想吧，爲人不能忘本。』

李廣餘把頭抬起來，看了看我們，接着又把頭低下去，足足有兩分鐘沒有說話。

場上的雞被什麼驚嚇了，撲着翅膀咯咯的飛起來。

我注意着李廣餘，只見他艱難地咽下一口唾沫，沒有抬起頭，用一種低沉的但很清楚的聲音說：『好，我入。』

我在一旁驚詫地看着這一幕。當我聽到李廣餘終於吐出『好，我入』這幾個字

的時候，不禁噓了口氣，微笑了。

老吳也高興起來，聲音也變得柔和了，他拍着李廣餘的肩膀說：『李大爺，這就對了。你不參加互助組，怎能到社會主義呢？』

就這樣，李廣餘終於參加了老吳的互助組。

我帶着滿意的心情離開了小李村。在短短的半個月裏，在小李村便成立了四個互助組。組織起來的農民，要佔全村農民的百分之七十五強。我自信這個任務完成得不錯，這是多麼可喜的成績呀！

集體化，到社會主義，我看，有兩三年的時間就差不多了。

從此之後，小李村便成了我特別關心的對象。每次在區裏碰到老吳（他已經是小李村第一互助組的組長了），就鼓勵他好好兒幹，以便能迅速轉入生產合作社。

老吳這個組，共有十戶。四戶貧農，三戶僱農，三戶中農。村民兵隊長顧小來，村生產委員田富都在他這一組。不用說，他們對互助組的事情都很熱心。但是李廣餘呢，據老吳告訴我，他名義上是在互助組，實際上對互助組是應付。開會不發言，大家說什麼他也不反對。替別人耕田呢，耕兩趟，歇半天，偌大的牛，一天

還耕不到兩畝。別人用一下他的牛、農具什麼的，不知要辦多少次的交涉。而且，常常是推三阻四。

事實是像老吳所說的那樣。但是，還有些情況是我到小李村搞抗旱的時候，才瞭解到的。

那年天旱，從清明到小滿，就沒有下什麼雨，溝呀塘的都乾得見了底。秧苗已經長到七八寸高，應該是插秧的時候了，但是沒有水泡田，秧栽不下去。大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成天在田埂上轉，望着秧田發愁。眼看着小秧在秧田裏呼呼地直往上冒，用鍋蓋捂也捂不住。這時卻沒有水泡田，你說急人不急人？我同村幹部們研究的結果，決定發動全村的人到木子河去盤潮。

李廣餘聽說這消息，便對人說：『那麼長的水路，如何盤得進來？』

村民兵隊長顧小來，是個性急的年輕人，聽了他的話，便在一邊頂他一句說：『那你就等水流到你田裏吧。』

李廣餘雖然沒有信心，但盤水是按田畝出工的，大家既然決定了，他不能不去，所以也就跟着去了。